求古錄禮說

臨海金誠齋先生求古錄禮說舊有刻本版燬於火黃巖王子莊孝廉以臧本見遺書十六卷幷吾鄉潘侍郎所刻補遺爲十七卷屬王生士駿校定重梓凡八閱月而刻成先生說禮融會貫通不拘拘于一家之言蓋病夫專門墨守名通經而反以汩之者也或者之論乃以先生爲無師法未可謂知言矣夫考據之學固不以隨聲是非爲貴也昔者婺源江氏竺信朱子而所爲鄉黨圖考多辯正纂注之失今觀先生所著述實事求是于儒先之言意不稍存假借必折衷于至當而後已卽鄉黨正義一卷自足與江書竝傳學者誠由是錄以求之

經傳不相牽爲耳學凡𭧂以至於幽冥而莫知其源則
先生之書方將既來裔於靡窮固非獨其鄉之後進所
當竺守而弗失也予莊孝廉翢意鄉邦文獻憙前刻杜
清獻車玉峯方正學諸集皆其所校本也采輯之勤有
足多者因序是書而竝及之
光緒二年丙子閏五月吴縣孫憙

金城原書　城字子完

碩甫先生師座前在杭省備聆誨言先人所作本有回署寄杭之說尋覓無從故爾遲遲茲呈求古錄一函計七本前五本先人所手訂二本在都時日箸呈政瑟菴先生者餘約六卷尙存舍閒並未謄淸俟回台後錄呈此十二卷並無別本幸勿遺失以先人一生心血箸此一書蕺出以問世城實不肖無力付梓然十餘年來魂夢難安今得先生校正欲代爲設法付剛倘能鼎力成全此事則生歿均感盛德於無暨矣至所呈廖學使鈔好副本目次廖學使撰敘文一并寄覽城所鈔副本擬

於同鄉友進京專稟向請諒亦不能執而存之也世教

姪金城謹頓首

金誠齋先生傳

臨海　郭協寅字滄洲號石齋庠生

先生諱鶚字鳳薦誠齋其號也世居安徽歙縣十一都高祖名以德者　國初順治十年始占籍臨海以經紀起家曾祖起純克承先業祖正發貲授登仕佐郎父鎔邑庠生世傳澤亭先生是也誠齋行三最為澤亭先生鍾愛幼承庭訓端重如成人不苟言笑趾步必飭日箸功過格稍有不檢即自懲曰吾過矣吾過矣必痛改而後快姿性敏捷于書無不讀旁及形家等言尤精天文算法詞章乃其餘事年十七受知於朱相國文正公補弟子員已而食餼前後試居第一者五餘亦俱列高等

阮中丞芸臺先生撫浙首以作人爲己任建詁經精舍延孫淵如先生主講席檄徵全省知名士肄業其中時臨海赴召者三人洪筠軒頤煊暨弟𣒅堂震煊其一則誠齋也日省月試目染耳濡由是業益進名益噪考据之學卓然一子經生奉爲圭臬旋里後人爭聘爲弟子師誠齋亦樂爲啟廸口講指授分辦香者不可殫述嘉慶丙子汪尚書瑟翢先生延充優貢生需次抵都尚書命館于家待以上賓質疑問難都人士識與不識聞誠齋名咸避三舍甫及二載遽厄龍蛇尚書失聲大慟親爲歛具遣价持櫬南歸並醵金佽助嗣君讀書之費噫

惜哉夫以誠齋之才不難掇巍科取青紫乃窮而在下以明經貢入成均旋郎溘逝豈文名祿位二者不可得兼歟抑誠齋享有介名於所難者既厚而所易者不妨薄乎要非天道無意于其間也生于乾隆辛卯三月初三日巳時卒于嘉慶己卯正月初一日巳時年四十有九配蔡氏郡庠生晉錫公女子一同占業儒媳姚氏濟川公女待年未婚女一適庠生董如春所著求古錄八卷（王棻案今所傳求古錄禮說十六卷尚非足本此云八卷豈石齋所見乃其初稿歟）四書正義卷（黃瑞案四書正義今存曾論六卷）藏于家今歲秋遇其伯子敬齋先生曰家弟也已有年子與弟交最久生平行事知之

甚悉盍爲我紀之余愧不文辭不獲纓書梗槩以質吾

黨之知誠齋者

余刊棲霞郝氏懿行爾雅義疏爲家塾課本義疏中往往採臨海金氏鶚之言屬陳君奐校讎義疏因而向陳君得讀金氏遺書其發明三禮不拘墨守但味白文偶有未純須歸至要可與金殿撰禮箋其傳又輯鄉黨一卷每釐舊說頗得意解可與江處士圖考並行此眞說禮家爲必讀書而亦有益乎家塾之課者也爰授梓人以餉學者金君在京師時嘗館我　師汪文端公第師甚器重之多析語載說中時庚戌冬十有二月河陽陸建瀛序

嘗讀烝民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以古爲故鄭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弟漢書藝文志所載六經章句解故已什不存一是在善學者網羅散失潛心求之而已漢許叔重鄭康成解字詮句有義必通宋程朱諸子因六經之遺文得不傳之絕業師承有自經學集其大成至宋史分儒林道學爲二傳漢學崇訓詁宋學尚義理一得其大一得其精各有淵原觀其通焉可矣臨海金明經誠齋箸有求古錄推闡漢宋先儒諸說輔翼羣經發前人所未發無別戶分門之見無矜奇標異之情條辨詳明以求其是洵爲窮經者所不可鈠之書茲哲嗣秀才城

乞序於余余察是編業經汪瑟菴阮芸臺兩相國賞
王伯申宗伯評衡竊喜明經之書得傳又嘉其子之能
讀父書也督學使者廖鴻荃拜序

求古錄者先君考据之學積數十年精力而類次成書者也今相國阮芸臺先生撫浙時曾錄取數篇刻入詁經精舍文集中舉優貢後入都師相汪文端公置楊相延朝夕問難互有發明而篇帙愈富不幸未二年卒於邸第遺稿散佚頗多不肖時甫幼學茫無知識就行篋中檢存十數卷謹加次錄擬付剞劂非敢謂是書之必傳也竊念先人手澤所貽并諸公賞識所及不忍聽其湮歿云爾

道光丙申年冬杪　不肖　城謹識

求古錄禮說目次

卷四

卷十 卷一之卷十子完書中云前五本先人所手訂者也

卷十一

釋葵　　段先生說文注質疑

卷十五前五篇從詁經精舍文錄出後四篇從胡錄本鈔出俱子完目錄所不載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緯候不起於哀平辨

釋庸　　釋祗

釋咎　　封禪辨

蝤蠐辨　　𪊶麑䴢裳蟻裳彤裳解

軍制車乘士卒考

卷十六胡錄本子完目錄亦所不載

鄉黨正義

附缺子完目錄共二十卷今以所遺及未贍清者三十三篇類敘於後以竢採入

求古録禮說卷一

臨海誠齋金　鶚

天子城方九里考

天子城方九里考工記匠人有明文而或以爲方十二里鄭君本自兩解不定也周官典命云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鄭注公城葢方九里矦伯七里子男五里以此推之天子之城宜方十二里矣坊記注云子男城方五里論語注云公之大都城方三里竝同此說尙書大傳云百里之國九里之城鄭注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大國不當與之同是以

天子九里爲正也其駁異義亦云天子城方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蓋以典命匠人俱有正文故兩解不定如此竊詳考之而知九里之說爲確請列五證以明之左氏隱公元年傳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夫鄭伯爵也侯伯城方三百雉雉長三丈杜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長三丈說本賈逵馬融鄭康成輩最爲確當許叔重五經異義及韓詩說雉長四丈則鄭伯城方六里又一百二十步何以城方而有奇零乎何休公羊注謂雉二百尺則鄭伯之城方三十三里有奇其大如是必不然矣 三百雉得九百丈適足五里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一里計一百八十丈九百丈爲五里 推而上之天子當九里矣其證一也孟子言三里之城此國城之小者當

是子男之城下文云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則三里之城
以國言之子男方可謂國班爵祿章言小國地方五十里是子男稱國也若周官五命賜則子男猶不成國矣附庸則不成國矣孟子附庸不言里數以其不成國也春秋繁露謂附庸字者三十里名者二十里人者十里二三十里不成國矣子男城方三里可知
天子城有九里其證二也逸周書作雒解云乃作大邑
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七十里當從前編作十七里蓋傳寫之譌也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七爲五之譌則郭大於城不及一倍今郛方七十里大於城九倍與孟子不合且郭爲外城當與近郊相遠與城相近天子近郊五十里郛方七十里則近於近郊矣
七百七字當爲六字之譌沈本作六是也盧學士文弨謂沈改七爲六不知何據蓋未之思耳
蓋建城必合里之整數而無奇零若城方千七

百二十丈計十里則不足計九里則有餘餘百丈是爲一百六十六步有奇殊非法制月令解周書第五十三篇與禮記月令同命僕及七騶咸駕蔡邕云七當爲六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則有騶正左傳亦言六騶無言七騶者與此同千六百二十丈是爲九里此周天子之制灼然可據其證三也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五經異義古周禮說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指三公大都言然則大都城方亦當如子男作雒解言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大縣卽大都也與左傳大都參國之一合天子城方九里則大都方三里適與子男同若城方十二里則大都方四里與子男五里不同苟亦方五里非參國之一矣其證

四也匠人言王城隅高九雉諸侯七雉古周禮說公七雉侯伯五雉賈疏謂子男亦五雉盖隅高五雉城三雉若復降殺則城高一雉不成城矣禮器言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皆九降爲七其例相合五也有此五證又何疑於九里之說哉典命國家固是言城春秋孔疏謂典命自言國家所爲之法禮儀之度不知國家宮室連文則不得指法度禮儀況下有禮儀字乎然不必謂城方也匠人言旁三門是天子城十二門也月令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鄭注謂路門應門雉門庫門臯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楚辭九辯君之門以九重注天子九門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臯門雉門應門路門寢門亦曰庫門與此略同案楚辭多寓言君門九重即天問所謂圜則九重比君門於天也不知王

宮實三門無五門戴東原辨之詳矣臯應等門亦非羅綱等物所出也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東方三門王氣所在餧獸之毒藥所不得出嫌餘九門得出故特解之然月令全書禁戒之詞皆不如此其說亦非竊謂月令雖周書而爲呂氏所修或襍入秦制秦本伯爵而僭擬上公故城設九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魯侯爵其城門七餘可知矣凡天子十二公必九侯伯七子男五城門亦宜然然則典命國家以城門言也大雅築城伊洫鄭箋謂文王之城大於諸侯而小於天子以洫爲成溝成方十里故爲此說說者以爲天子城方十二里之證然此特謂城傚

平洫以爲池凡城外必有池池廣淺與洫等以見聖人不恃溝池以爲固非謂城有十里也文王方爲諸侯其城安得獨大哉卽其後受命爲伯猶當守諸侯之制豈於遷豐之始卽有僭分之事賈公彥謂匠人九里或是夏殷之制以下文有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也然考工一書皆言周制惟世室重屋明標夏殷以見其與周之明堂同中有異非匠人所言皆夏殷制也下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夏殷皆五官詳五官考不得有九卿九嬪之名見於周禮則知匠人所言皆周制矣故曰九里之說確也

大夫三門考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三門其高卑廣狹不同案考工記天子門阿高五雉則諸侯當三雉大夫士當二雉天子應門廣二丈四尺路門丈六尺五寸諸侯無考而為三門則一也漢唐諸儒皆謂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近戴東原宗劉原父之說謂天子亦三門足正諸謬而大夫之門猶未之考正也竊案曲禮云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孔疏凡者通貴賤而言也經先言每門後言至於寢門即路門一曰畢門則每門在寢門之外可知每門非一門合之寢門是有三門矣若只二門則未入寢門之先何

得言每門乎聘禮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此亦有每門之說揖以明讓每門揖者卽每門讓於客也及廟門而大夫揖入則入外門亦必揖當云大夫揖先入不言揖省文故卽承云每門每曲揖也每曲之揖詳廟在中門內說大夫之廟與天子諸侯同在中門內詳廟在中門內說則聘賓之入必歷外門中門故云每門上文云公迎賓每門每曲揖正與此同則諸侯大夫皆三門矣鄭注以祖廟爲王父廟賈疏謂大夫三廟每廟兩旁皆有隔牆牆有閤門王父廟在東故有每門不知

祖廟者大祖之廟也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祭法謂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顯考祖考無廟與王制不同祭法一篇多不足信當以王制爲正凡諸侯受朝聘必於祖廟者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祖莫尊於大祖故受朝聘必於此天子亦空於大祖之廟疏謂在文王之廟非也賈推之大夫亦當然安得受於王父之廟乎宗廟之制大祖居中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不與大祖並列非有隔牆也詳廟在中門內說賈謂三廟並列經三闈門以至王父之廟則越大祖而過不亦藐視大祖乎是毎門非闈門其爲外門中門明矣郊特牲云臺門旅樹大夫之僭禮也逸周書有應門庫臺此謂臺設於應門孔晁注謂門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其說非是詳樓考

春秋書雉門及兩觀災兩觀卽臺門也是天子諸侯門臺必在中門則大夫之僭而爲之亦必在中門無中門則無以爲臺又可見大夫有三門也蓋天子諸侯大夫皆有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二朝然天子諸侯中門外之朝不常御其常御者惟二朝與大夫同魯語云天子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是大夫有二朝同於天子諸侯故當有三門內朝在寢門內外朝在中門內若止有二門則外朝豈在大門內乎天子諸侯不常御之外朝此外朝非魯語所言外朝魯語外朝卽中門外治朝也對內朝故稱外所以致萬民而詢者

可在大門之內若每日常御之朝自當在中門內也韋昭注以大夫外朝爲君之朝如其說則當言公朝私朝安得以內外言之公朝而謂之外毋乃不敬乎且天子諸侯以外朝與內朝對舉大夫亦以外朝與內朝對舉其文同則其事亦同明是大夫家自有外朝也又上文云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夫朝者外朝也寢門者內朝也與之言而皆弗應以非婦人所言之地也故其下文又云外朝內朝皆非吾所敢言也通上下文觀之外朝爲大夫之朝明矣先言在其朝繼言及寢門則外朝在中門

之內亦明矣又可見大夫有三門也士無臣故無朝無朝故止二門士冠禮昏禮相見禮皆無每門之文與大夫異矣宮室之制自天子以至于士雖大小不同而堂階房室戶牖等皆不降殺惟於門則大夫得同於天子諸侯而士不得同於大夫于此見先王之重朝儀雖在私家猶必崇其體統也何也大夫外朝以合官職重私朝卽所以重公朝也

五官考

王者設官所以代天工也故其制必法乎天三公以法三光五官以法五行白虎通云爵有三等以法三光禮五等以法五行其義與此略同

運謂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則三老與三公等三老五更取象三辰五行蔡邕謂三老三人五更五人鄭謂老更各一人則不象三辰五行其說非也三公五官亦象三辰五行董子春秋繁露云五行者五官也又云諸侯爵五法天地之數也五官亦然然則五官之制其義至精自周以前皆五官也六官之制實始於周鄭康成謂唐虞三代皆六官注夏書大傳云稷爲天官司徒爲地官秩宗爲春官司馬爲夏官士爲秋官其工爲冬官翳竊以爲不然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此與周官不同當爲殷制鄭注亦謂殷制鄭志焦氏荅崇精謂殷之五官并上大宰爲六官是

殷周官制不異不知宗伯何以易爲司士大宰何以與宗祝卜史等竝列其說不可通矣是殷時止有五官無有六官也昭十七年左傳云少皞氏鳥名官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此少皞時亦五官與殷之五官名異而實同雖司士司事二者不一然白虎通云士者事也則司事卽司士矣傳又云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服虔注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

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其注水名龍名亦以五方五色言之此在黃帝炎帝共工大皞之世皆五官也又二十九年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又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孔疏謂此五官在高陽之世是顓頊之時亦五官也夫上自大皞諸帝下至于殷皆五官則唐虞與夏不當有異竊意唐虞五官以秩宗爲木官司徒爲火官士爲金官司空爲水官后

稷爲士官何以知之呂刑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敎祗德伯夷秩宗也禹司空也棄后稷也皐陶士也惟不及契爲司徒而堯典言禹讓于稷契暨皐陶舜之命官以司徒繼稷則司徒必在五官之中矣秩宗卽周之宗伯宗伯爲春官又楚語云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韋昭注謂周禮則宗伯掌祭祀重爲木正春爲木行是秩宗本官也（木之性爲仁禮以仁爲本故禮官屬木）司徒掌敎敎必以禮禮於行爲火又楚語云顓頊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鄭康成韋昭皆謂火當爲北然重爲南正亦爲木正黎爲）

北正亦爲火正此言重爲南正黎爲火正互文也 韋昭注謂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是司徒火官也士卽周之司寇司寇爲秋官秋爲金也司空在周爲冬官冬爲水也后稷敎民稼穡洪範以稼穡屬土是后稷土官也此五官皆卿爲朝廷大臣不及司馬者二帝尙德而不尙兵以士兼攝之也舜言苗頑弗卽功禹言臯陶方施象刑惟明則知舜之所以服有苗者但動之以禮敎輔之以刑威而無事乎征伐也書傳多謂禹征有苗不可信 此所以不立司馬與少皞夏殷異也夏之五官不可考大略當與殷同殷大戰于甘則必有司馬矣 論語舜有臣五人卽此五人是說者數伯益而不及伯夷失之矣典樂爲秩

宗之佐禮樂本一事也納言爲司徒之佐禁讒說所以弼教也虞爲后稷之佐山澤之所出資民食用與平地之植穀同也其工爲司空之佐司空平水土必有藉乎工工之營造多在於冬也此四官當爲中大夫亞於五官合之爲九官以法九星見逸周書要之以五行爲重也鄭君增以司馬列爲六則經文明無此官其工之官不尊故少皞氏以五雉爲五工正不列于五官唐虞時何得以其工列五官之內且經文明言伯禹作司空是冬官爲司空非共工也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其說無據稷降播種爲地事何以爲天官此其

說皆非也古之天官皆治天事少皞氏有鳳鳥氏爲麻正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靑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此治天事之官其官亦有五堯以羲和之伯分掌天地其仲叔分掌四時此治天事之官有六非周之六官也古者天與民近故帝王皆以天事爲重而多設官以掌之猶殷人尙鬼建官先六大所掌皆鬼神之事也羲和司天唐虞所重其官亦當爲卿仲叔四人當爲大夫此二卿不在五官之列天事與人事別也至于統百官者爲百揆主諸侯者爲四岳此二官最尊當爲公公羊傳謂天子三公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百揆四岳即三公也但周有東西二伯而唐虞四

岳止一人爲異耳　鄭君謂羲和仲叔四人分掌四岳爲四伯其說本尙書大傳不知四岳爲神農之後羲和爲重黎之後不可混而爲一（全謝山辨之詳矣）羲和爲司天之官不可兼掌四岳且舜飭二十二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此蔡氏說甚確）鄭注及僞孔傳皆非是四岳止一人若有四人則不止二十有二矣故知四岳別爲一官爲三公之任也百揆爲宰相之職爵爲公本不兼五官之事但堯時舜宅百揆百揆在五官之外及舜卽位禹宅百揆百揆在五官之中以水土初平司空之職猶重在廷諸臣未得其人故仍使禹兼之也（本蔡傳）鄭君謂司空非常官禹宅百揆遂廢司空

不知司空爲水官歷代有之何可廢也則禹以百揆兼司空明矣然百揆雖暫兼司空而四官仍不得與百揆竝列則與周之六官異矣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鄭謂卽周之六卿不知周官所云軍將皆命卿者謂選將帥之才命之以爲卿非必使大宰司徒等六卿將之也六卿惟司馬掌兵其餘或非所長且大宰至尊不得屬于司馬又六軍竝行則六卿悉出國事其誰理乎然則甘誓之六卿亦謂六軍之將其爵如卿耳不可據此而謂夏有六官也逸周書大明武解云順天行五官官候厥政孔晁注五官舉大官言之此五官之證楚語云古

者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又一證也天子諸侯每降殺以兩故天子五官諸侯則降爲三立政言文王之官有司徒司馬司空此在殷時是殷諸侯三卿與周同也大戴禮云千乘之國列其五官曾子問亦謂諸侯將出命五官而後行孔疏以五官爲五大夫非也國政掌于三卿豈有命大夫而不命卿之理葢諸侯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其宗伯司寇亦掌大政故雖爲大夫而得與三卿並舉不與小司徒等三大夫同三卿合二大夫爲五官諸侯五官可知天子亦五官矣此又五官之一證也又按董子五官之說以司農爲木官司馬爲

火官司營爲土官司徒爲金官司寇爲水官于義未安不足取證夫唐虞有百揆殷有卿士周有冢宰皆宰相之職但唐虞夏殷以宰相統五官周則以宰相與五官竝列爲六若去冢宰則亦五官而已此其監二代而損益之者也然宰相與五官竝列不見其特尊未及古制之盡善後世設宰相以統百官合乎古制而六部尚書又沿周制而變其名始失之矣

廟在中門內說

漢儒皆言廟在中門之外近戴東原始辨其非以爲在中門內引禮記左氏穀梁諸書以證其說見考工記補注足正

千古之繆誠有功於聖經者也世儒猶有疑者謹請列五證以申明之周官司儀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又云諸侯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旅擯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聘禮亦云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夫惟廟在中門內賓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廟故得有每門若在中門外則入大門（大門卽外門）卽得及廟何以有每門乎賈公彥周官儀禮疏皆謂諸侯五廟大祖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隔牆東行經三閤門乃至大祖廟每門皆有曲有曲卽相揖江愼

修極稱其說翳竊以爲不然大祖之廟百世不遷當特尊於羣廟故禘祫之禮禘祫只是一祭天子曰禘諸侯曰祫詳禘祭考必合食於大祖大祖東向自如羣昭羣穆列於南北則知大祖之廟必不與羣廟並列也若與羣廟並列何以見大廟之尊乎且左昭右穆必分爲東西二列其義乃明若並列一處何以見其爲左右何以見其爲昭穆經典凡言左右多不與居中者爲一列贊幣自左詔辭自右贊詔者不與君並列也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羹食不與人並列也然則羣廟必不與大祖並列矣安得有隔牆與閤門乎假有閤門其門甚小而賓客之入必由三閤

門而至大廟毋乃不便乎晉孫毓謂大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朱子從之其說固至當也禮經每門之文承大門入門而言其非閤門可知鄭注引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注周官亦引之鄭君初不以每門為閤門也哀十四年左傳攻闈與大門宜二年公羊傳入其大門則無人入其閨則無人閨與闈即閤門也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必別之於門是知經典所稱門者皆指庫雉路諸門而言闈閤不得混稱門也曲禮每門讓於客周官閽人王宮每門四人與此每門文同其為庫雉二門甚明廟在雉門內經文先言每門後言及

廟是每門爲庫雉二門也賈以爲閤門誤矣每曲者謂入雉門之後折而向東是爲一曲直廟門又折而北是又一曲曲不屬于門賈以爲門皆有曲揤亦誤矣每門每曲旣非閤門則廟在中門內可知其證一也覲禮侯氏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下即承言天子負斧依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夫朝者路門外之治朝所謂宁也門者廟門也朝畢即入廟行覲本萬充宗說則廟在路門外應門內可知天子以應門爲中門諸侯謂之雉門其證二也周官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注以中門爲雉門鄭謂天子五門故以雉門爲中門不知天子亦三門中門爲應門古者天子縣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則自

中門以外（象魏所觀在中門）萬民皆得至故外門不設禁（外門皋門也諸侯爲庫門）宗廟社稷國所最重豈可置於中門之外而不設禁乎其證三也顧命言康王卽位于廟當在旣祔之後上云諸侯出廟門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是廟在應門內可知其證四也古者女子十歲卽不出中門士冠禮適東壁北面見于母鄭注母在闈門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夫婦女有助祭之禮宗廟必時至廟門尙不敢入況可出中門乎其證五也有此五證學者可以無疑矣

宗廟祭祀時月考

古者宗廟四時之祭必以孟月達於上下通乎古今未

之或易也葢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見禮記祭統）祭之大者莫如郊廟鄭司農注周官肆師以天地為大祀後鄭謂大祀又有宗廟是宗廟與天地並重也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而宗廟之祭亦行于孟月所謂事親如事天也（孟春上辛郊天郊後乃祭宗廟春秋繁露云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于宗廟也故祭宗廟必後于郊然與郊同月而日月社稷之祭皆在仲月此事親如事天之義也）逸周書云我周改正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則自周以前時祭皆必以寅巳申亥之月此古今所同也事親之義自天子達于庶人則時祭皆必以孟月此上下所同也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其說最

確鄭君注王制亦謂祭以首時當矣而諸儒猶有異論服虔注左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或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宗廟以仲月王制疏載此說謂南師解云孔沖遠王制疏謂未知孰是因兩存其說近儒多據周官仲夏獻禽享礿仲冬獻禽享烝而以首時之說為非鶚詳考之而知祭以首時其說必不可易請列八證以明之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鄭注季夏建巳之月周六月夏四月也禮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是知禘祭當用夏正四月也魯禘如是周禘亦竝然禘為大祭舉大祭則不行時

祭則時祭皆與大祭同孟月矣其證一也左氏桓五年傳云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此魯之祀典也周郊以寅月此啟蟄而郊則在卯月故知爲魯之祀典杜注以始殺爲建酉之月閉蟄爲建亥之月然此傳四句郊與雩對嘗與烝對郊雩同用仲月詳魯郊考龍見而雩解則嘗烝必同用孟月矣白虎通云秋祭曰嘗嘗者新穀熟而嘗之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鄭注以爲黍稷之屬于是始熟可知嘗祭必在孟秋矣杜於釋例引詩白露爲霜以證始殺之爲酉月不知孟秋律中夷則夷則即始殺之義也白虎通云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

傷被刑法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又云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皆始殺之謂故賈服注並以始殺爲孟秋其證二也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鄭注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然周制侯服歲朝周官小行人云侯服歲一見亦必廢一時祭不特虞夏也王制本言周禮鄭以爲虞夏之制非也周頌臣工序云諸侯助祭遣于廟也其詩云嗟嗟保介惟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鄭注周之季春于夏爲孟春蓋以月令紀耕藉勸農之政皆在正月而諸侯朝王亦必在正月堯典輯瑞覲后文承正月類帝之下在二月東巡

之前周禮當不異是諸侯因朝而助祭因助祭而飭以耕藉勸農朝王勸農皆在孟月則祭亦在孟月可知其證三也汲郡古文云成王八年春正月有事于大廟初用勺二十五年冬十月歸自東都有事于大廟此以夏正言之（此書因用周正亦或用夏正如成王四年夏四月初嘗麥十三年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是也）祠與烝皆在孟月其證四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歲其下文云在十有二月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月令孟冬之月大飲烝楚語云日月會于龍狵羣神頻行國于是乎烝嘗韋昭注狵龍尾也謂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烝冬祭也嘗嘗百物也又魯語云烝而獻功韋注冬祭曰烝

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豳風七月篇云九月授衣又云十月納禾稼是知獻功必在十月烝在孟冬明矣其證五也春秋繁露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食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皆是孟月其證六也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以首時則薦亦宜然鄭注謂薦以仲月非也下文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夫韭見于孟春麥熟于孟夏黍熟于孟秋稻熟于孟冬七月詩十月穫稻是稻之遲者熟於孟冬也月令季秋天子嘗稻先薦寢廟庶人則至孟冬薦之則薦以首時甚明若薦以仲月則皆失時豈得謂薦其

時物邪薦猶在首時況於祭乎其證七也周官四仲之祭賈公彥孔沖遠皆謂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王制云天子諸矦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鄭注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孔疏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也周官醢人朝事之豆有醓醢麋臡鹿臡麇臡鄭注作醢及臡必先膊乾其肉乃莝之襍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百日則成矣然則豆實非一時可辦故必先時而田春田以供夏夏田以供秋秋田以供冬冬田以供春自田至祭約有七八十日祭必卜日上旬不吉則用中旬故或七十日或八十日豆實乃具鄭謂百日舉大數言之耳此與犧牲在滌三月同一致敬之

心三田之中所以乾豆爲第一也夫豆而曰乾則非方田之時卽獻禽以享宗廟也明甚而獻禽以享之非正祭亦明矣其曰享礿享烝者凡夏祭皆得謂之礿冬祭皆得謂之烝不必正祭也且四時之田皆爲祭祀此獻禽若是正祭何以四祭僅舉其二而與礿社並列邪況祭祀必先齋戒十日不得出外馳逐而此經云入獻禽以享烝明是田獵之日卽入獻禽以享若是正祭何以不齋戒乎豈齋戒不妨田獵乎獻禽於廟是小禮故不先齋戒其證八也有此八證又何疑於首時之說乎至于春秋所載祭祀之月多非首時如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十四年八月嘗僖八年七月禘昭

十五年二月禘是也此亂世不能如禮不足據也

天子四廟辨

天子廟制先儒紛如聚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鼂虞喜干寶之徒皆謂天子七廟是定制宗不在數中韋玄成馬融盧植鄭康成輩皆謂天子四廟與大祖而五周以文武爲二祧始有七廟朱子兩存其說近惠定宇專主四廟力排七廟之非以爲畔經離道翳詳考之竊以四廟之說爲不然也王制祭法禮器曾子問穀梁傳僖十五年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戴禮三本篇亦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積厚者流澤光積薄

者流澤卑此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百王不易之制也若天子諸侯皆親廟四何尊卑之無別乎諸侯與天子同而大夫不得與諸侯同此又何說也惠氏引王制孔疏謂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雖有其人不得過五以此爲等殺然凡禮之等殺必有一定之制何獨於廟制而不然設使天子無人可宗竟無異於諸侯乎且卽有其人亦必待親盡當祧然後立廟以宗之則四世之中廟制皆與諸侯無別矣聖人制禮而顧若是乎王制祭法諸書明言七廟此經文之確然可據者惟喪服小記有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而立四廟蓋天子三昭三穆其二昭二穆爲四廟一昭一穆爲二祧祧不得爲廟則止四廟而已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先王爲廟先公爲祧先王親而先公疏脩除重而黝堊輕鄭注以有司爲宗伯宗伯尊于奄人則是脩除必重于黝堊鄭以爲互文非也四廟之視二祧親而且尊也禘以大祖配天祖之所自出者天也詳禘祭考則視四廟爲尤尊故不言廟而特言祖也韋玄成謂王者不爲始祖立廟親盡也失之二祧不尊不親故略而不言非謂天子無七廟也周官爲周公所作在成王時則自武王至大王爲四親廟諸盩即祖紺亞圉爲二祧大王王季文王武

王皆先王也亞圉諸盩皆先公也故守祧有先王先公之說雅頌之作亦在成王之時天作序云祀先王先公也天保篇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中庸亦言周公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夫禴祠烝嘗時祭也時祭及先公則廟不止於四矣中庸言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天作序言祀先王先公亦謂時祭稙祀若大禘時祫天子無大祫大禘即大祫也詳禘祭考則先公與先王竝列自必祀以天子之禮天作序亦不必別言之但言祫祭宗廟可矣又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此亦謂時祭稙祀先公之尸服鷩冕故祭者亦服鷩冕不以卑臨尊也先公本尊祭者若服袞冕

似以卑臨尊矣若禘祫之祭先王先公同在一處祭者只應服袞冕何得殊服乎由此觀之成王之時先王已有四廟又有先公之廟非七廟而何天作孔疏謂周初只五廟先公爲后稷則諸書所言先公皆后稷矣不知后稷爲周大祖推以配天雖不追王亦得稱先王商頌曰玄王桓撥是契稱王也國語云我先王后稷是稷稱王也必不以先公稱之天保鄭箋先公后稷至諸盩中肅注組紺至后稷非也司服注及天作箋皆謂先公不窋至諸盩近是其尸必服袞冕祭者豈得以鷩冕享之乎思文頌后稷則祭后稷之廟當歌思文不歌天作也若天作所祭有后稷后稷爲周始祖其功甚大何無一言及之乎序謂祀先王先公而詩但言大王文王者以大

王肇基王迹文王始受天命故特言之也大王以上先公無可頌者故略之也詩不及先公而祀先公得歌之者以大王本先公也大祖尊於羣廟未有不祀以天子之禮者何必特言之乎則先公非后稷明矣周語祭公諫穆王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韋昭注曰祭于祖考月祀于高曾時享于二祧說本劉歆是七廟也在穆王之時而稱先王之訓又可知周初有七廟矣禮器云周旅酬六尸鄭注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也此言三代尸禮之異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監前代而彌趨於文必是周公所制又可知周初有七廟矣馬昭引此文而云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是以旅酬六尸之禮為在共王之世也蓋周初文武在四廟中

至共王時乃居二祧也周至共王之時政教已衰豈能制此禮哉必不然矣　周官守祧奄八人鄭注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孔疏云通姜嫄爲八廟大司樂享先妣在先祖之上鄭注云先妣姜嫄廟一人故八人也此在周公制禮之時已有七廟之明證鄭注謂祧爲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其注先王先公廟祧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不知祭法所謂二祧者非以遷主所藏而名之也說文云祧遷廟也葢祧之爲言超也超上去也凡主居此廟則將遷去故名祧祭法所謂遠廟爲祧也祧所以有二者以服制上殺終于高祖故親廟只有四其二廟爲祧左昭右穆取其相稱且新主爲昭則祧昭新主爲穆則祧穆此二廟皆爲當祧故二

祧也然對文則祧與廟別散文則祧與廟通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左氏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昭元年傳其敢愛豐氏之祧祧卽廟也鄭君謂諸侯遷主藏于始祖廟故以始祖廟爲祧注聘禮云祧始祖廟也杜注襄九年傳亦然大祖百世不遷豈可以遷主所藏遂名爲祧乎杜注昭元年傳又云祧遠祖廟不知大夫無遠祖也守祧職兼廟祧而官以祧名是廟祧通稱爲祧也天子有二祧而通稱七廟亦猶是也至于遷主所藏必在大廟夾室以大禘在大廟中故毀廟之主皆藏于此且六世以上之主不可入子孫之廟是知二祧非遷主所藏也成王之時文武在四親廟中安得以爲二祧乎文武居二祧必在其王之世去周公制禮時甚

遠何可以解周官乎明堂位有文武世室之說其制在懿王孝王之時懿王時文王當祧乃立文世室孝王時武王當祧乃立武世室孝王爲懿王弟其崩也當別立廟周于是有九廟并姜嫄廟孝王廟爲十一廟、然則文武爲二祧不過在穆王其王之時未幾而爲世室矣何得謂文武常爲二祧乎賈疏謂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是廟有虛主也曾子問何言七廟無虛主乎無主而立廟必不然矣即如鄭說以二祧爲遷主所藏亦必至懿王以後成王當祧藏于文王之廟康王當祧藏于武王之廟而前此數世二祧虛立而無所藏又何爲立之乎賈疏又云鄭以二祧爲祖宗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

毀故云祧也不知祭法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其祭在明堂以配上帝（詳禘祭考）不在七廟內也七廟惟后稷稱大祖其餘不得稱祖殷有三宗（大宗中宗高宗）未聞有祖也（唐書禮儀志引白虎通謂文王為大祖武王為大宗朱子廟圖亦然皆非也）周文武之廟稱為世室不稱為宗世室者世世不毀也卽以為祖宗亦是不毀之廟而乃謂之祧不亦悖乎知文武不得為二祧則知七廟為天子之定制矣惠氏謂王制祭法穀梁傳皆晚周之書不足為據然則周官小雅中庸國語亦豈晚周之書乎又謂鄭君之說本于緯書禮緯稽命徵孝經緯鉤命決皆云唐虞五廟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

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夫廟必有大祖夏四廟是無大祖也昭穆必相稱周六廟其一爲大祖是昭穆不相稱也其謬妄亦甚矣又謂呂覽言五世之廟在未焚書前必得其實然則禮記穀梁荀子諸書豈盡在焚書後乎何其獨信呂覽也又謂商書七世之廟是王肅撰僞古文改五爲七然王肅變亂古文好攻鄭氏固爲聖經之罪人而廟制之說實優於鄭不可以人而廢言也又稱述韋玄成毀廟之議而歸罪於劉歆不知元帝之時文景廟實不當毀而玄成欲毀之幾使天子獲罪於祖宗此眞畔經離道者也劉歆引王制穀梁諸書謂孝

武廟不可毀哀帝卒用其言誠有功於經者而惠氏反以爲畔經離道學者惑之踼故不可以無辨

五嶽考

五嶽之名諸儒皆以爲岱衡華恆嵩高岱山一名泰山諸儒無異說衡山一名霍山說者不一案爾雅釋山首云江南衡末云霍山爲南嶽是霍山卽衡山也漢書地理志廬江郡灊下注云天柱山在南孟堅作志在武帝移易衡山之後而不以天柱爲霍山亦可知霍山卽衡山也應劭風俗通云衡山一名霍此定解也邵二雲據大山宮小山霍謂衡山中峰獨高高不得名之曰霍不知南嶽名霍者萬物盛長霍然而大也不可執一說以疑之也近邵二雲謂周之五嶽有嶽山而無嵩高其說自當然以嶽山爲西嶽華山爲中嶽卻非確解至謂爾雅釋山篇末五嶽爲漢人所附益尤妄

說也竊謂岱衡華恆霍大唐虞與夏之五嶽也岱衡華恆嵩高殷之五嶽也岱衡華恆吳嶽周之五嶽也東遷以後復用殷制秦漢因之至于今不易也何以言之王者之設四嶽所以為巡狩朝諸侯之地也白虎通云嶽者捔也捔功德也言天子時巡至于方嶽捔考諸侯之功德而行賞罰也然則方嶽所在必各視諸侯之便俾不勤於行此王道所以為大公也東方諸侯會於岱南方諸侯會於衡西方諸侯會於華北方諸侯會於恆雖少有遠近之殊而要不甚相遠未有不便者也此四嶽之名唐虞夏殷周歷代所不變也至于中嶽非巡狩朝

會之所特爲帝都之鎮以其在邦畿之中謂之中嶽中嶽之名歷代隨帝都而移焉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晉陽（禹初都陽城未幾即遷都晉陽或以爲安邑非也論禹都者當以晉陽爲主故不言陽城詳禹都考）皆在冀州之域故竝以霍大山爲中嶽也（霍大山一名霍山又名景霍在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殷湯都西亳（在河南府偃師縣詳湯都考）在豫州之域故以嵩高爲中嶽也（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周武王都鎬（在西安府長安縣）在雍州之域故以嶽山爲中嶽也（嶽山在陝西隴州）爾雅九州與禹貢職方不同說者皆以爲殷制可知釋山篇末所載五嶽有嵩高而無嶽山者爲殷制矣（虞夏五嶽胡朏明邵二雲已詳論之故不復論）漢書地理志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

為汧山說文有汧字無岍字禹貢岍山本作汧馬本作開音相轉也是嶽山即禹貢岍山也岍山一名吳山亦曰吳嶽史記封禪書析吳嶽嶽山為二非也以其為中嶽故專稱嶽周禮職方氏雍州山鎮曰嶽山爾雅釋山曰河西嶽中庸曰載華嶽而不重皆專稱嶽不舉其名見于周時書可知為周中嶽猶霍大山為中嶽得專稱嶽也禹貢曰至于岳陽又曰至于大岳皆謂霍太山也四嶽皆舉其名不得專稱為嶽而中嶽獨得專稱所以尊京師也嶽山若是西嶽何不舉其名曰岍與岱衡恆一例而獨專稱為嶽乎五嶽不以西嶽為尊安得異其稱乎況此山逼近西戎附近罕有諸侯其與古西嶽華山相去幾及千里苟以為西嶽使西方諸侯畢朝于此毋乃不便乎三方之嶽各得其便而

西嶽獨遠豈王者大公之道乎且汧縣在鎬京之西苟諸侯往朝於彼必越過京師此必無之事也若仍朝于華山而不至嶽山是西嶽爲虛設也堯典王制皆言西巡狩至于西嶽今汧縣爲巡狩所不至何爲虛設西嶽乎邵氏謂吳嶽爲西方諸侯朝覲之所其亦未之思耳以嶽山爲西嶽其說本於鄭康成礫問志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果如此說是西嶽必在帝都之西也然舜都蒲阪在華山之北何得以華山爲西嶽乎賈公彥謂周國在雍州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夫方嶽爲朝覲之所有望秩之典豈可權立乎嶽山旣不得爲西

嶽則華山不得爲中嶽矣故知周之五嶽仍以華山爲西嶽朝會諸侯特以嶽山爲中嶽表明京都也爾雅釋山篇首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釋周之五嶽也而殷之五嶽反載於篇末者蓋此五嶽雖殷制而東周以後亦因之故始西周而終東周也嵩高在虞夏時謂之外方其不以爲中嶽甚明今名嵩高者風俗通曰嵩者高也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是嵩高之名取義於尹吉甫之詩其在東遷以後可知也中嶽謂之嵩高見其特高且大爾雅云山大而高崧異於岱衡華恆猶霍山吳山之專稱嶽也嵩高一名大室疑殷時中嶽未

名嵩高而謂之大室明堂五室大室在中正如天下五嶽嵩高在中故名之也韋昭謂山有石室故名大室恐非胡朏明據左傳昭四年司馬侯言四嶽三塗陽城大室別大室於四嶽可知其不得爲中嶽然堯典但言四嶽不及霍大山而霍大山不失爲中嶽職方氏五嶽與四鎭並列爲九州之山鎭而亦不失爲五嶽豈可據此而謂大室非中嶽乎司馬侯是東周時人而以大室與四嶽並數可知東周之五嶽有嵩高而無吳嶽也爾雅釋山首尾載東西周之五嶽其名不同鄭君不得其說故注大司樂引篇首五嶽而注大宗伯又引篇末五嶽兩解不定也賈疏謂大

司樂注主災異爲曲說邵氏已詳辨之郭璞第于衡恆注曰北嶽南嶽而其餘不注始于華嶽二山疑而不決也孫炎注以嶽爲雍州鎭亦有疑於鄭君西嶽之說也朱長孺謂商周之世以岍爲西嶽故爾雅職方皆名嶽山是以爾雅釋山篇首五嶽爲殷制而首尾不同不可解矣若以篇末爲周制何謂商周皆以岍爲西嶽乎胡朏明譏鄭君大司樂注不以霍大山爲中嶽謂五嶽自黃帝迄周秦悉不敢移信如此說是吳嶽本不在五嶽內也何得謂之嶽乎爾雅釋五嶽何得數之乎周之五嶽旣有嶽山可知霍大山不得爲中嶽矣周都鎬京霍大山不在畿內又

非在四嶽之中安得謂之中嶽乎故曰周之中嶽必以嶽山也迨平王東遷雒邑與殷都同在豫州嵩高正在畿內又在四嶽之中而嶽山淪於戎狄故因殷制以嵩高爲中嶽也秦漢以後古禮不明特沿晚周之制故五嶽之名不改秦漢之都與西周同亦以嶽山爲中嶽緯書起于周末孝經緯鉤命決有云中嶽嵩高語時制也大史公封禪書及尙書大傳白虎通風俗通說文皆無異說葢東周五嶽本如是而先秦古書悉如是不特爾雅有此文也胡氏邵氏謂自漢以後始有此五嶽之稱而以爾雅之文爲後人附益豈其然乎惟史記尙書大傳及公羊何注謂

唐虞時卽以嵩高爲中嶽不數霍大山其說殊謬而後儒皆從之則胡邵三公所辨爲得其實耳

釋谷

谷不必有水也詳其形聲稽之經典谷之本義當爲無水者也谷之爲文从仌从口仌爲重八八者別也兩山分別故从仌八山分而開如人開口故从口其形未嘗从水也讀若穀者谷之爲言空也其中空空如也谷聲近空故有空義容字从谷空虛乃有容也老子曰谷神不死言人之神如谷之空虛可以不死也說者以谷爲養失之谷有空義故知其無水也易言入于幽谷書言暘谷昧谷未見谷之有

水也詩言有空大谷谷大而空不得有水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谷爲地之陷不得有水也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鳥不棲於水中也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葛非水草不蔓延於水中也中谷有蓷暵其乾矣謂蓷爲日所暴而乾燥也若有水則蓷豈得暵其乾邪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謂賢人去隱於谷中也若谷中有水豈可得而居邪左傳言鄭伯有爲窟室夜飲朝者曰公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見襄公三十年以谷稱窟室窟室固非有水者也此皆見於經而可據也再以他書考之伶倫取嶰谷之竹桓公田獵入愚公谷鄒衍吹律而谷生黍鬼谷子居于

鬼谷魏延欲兵出子午谷李愿隱居盤谷皆可見谷之無水也又淮南子言谷氣多痺邱氣多狂見墜形訓邱與谷對舉邱是土之高者則谷但爲土之卑者非有水也蓋谷在兩山之閒其地寬廣可爲田園廬舍所謂山農者多居于此豈爲水所湮沒邪即有泉水或瀦或流不過以其爨汲資灌漑非必盈谷皆水沛然而下注也至于谷之稍隘者不可聚廬而居其中空空然是謂空谷亦非有水瀰漫於其中也但谷旣在兩山之閒一遇大雨驟集山上之水皆由此而下注于谿向之無水者于是有水矣谷旣有水與澗相似故澗得與谷通稱禮記祭

法曰山林川谷公羊傳曰無障谷僖三年老子曰江海能爲百谷王淮南子曰雖谿谷見時則訓爾雅曰水注谿曰谷見釋水此則以谷之有水者言之而幷以澗通言之也然谷之有水者暫無水者常非如澗之常有水也澗常有水故其文从水从閒以水在兩山之閒也詩言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蘋固生於水者也左傳言澗谿沼沚之毛澗與谿沼沚並列可知其常有水也谷之地廣故水不聚澗之地狹故爲水所鍾谷之水多無源故雨止則水涸澗之水皆有源故其水長流不竭谷無水故可居澗有水則不可居詩考槃在澗此澗字當作閒古文閒

與干通韓詩作干云地下而黃曰干是谷與澗異也而澗可謂谷者散文通耳谷可以統澗澗不可以統谷故諸書多言谷而不言澗也谷有水時少無水時多故曰谷之本義當爲無水也諸書以有水言者非本義也說文解字皆本義而於谷字乃云泉出通川爲谷从水半見出于口則失之矣谷若有水與澗無異谷从半水澗何以不从半水乎毛公釋詩多用爾雅其解中谷有蓷篇云陸草生于谷中傷于水蓋據爾雅水注谿曰谷以谷爲必有水故爲此解也殊不思暵字从日易言燥萬物者莫暵乎火是蓷之乾傷于日非傷于水也詩人之意歎歲之旱甚而

草亦枯若以爲傷于谷水何足歎邪毛以爲傷于水失詩意矣說文爾雅固爲訓詁之宗然亦有不可據者世儒徒據說文爾雅皆以谷爲必有水而不知其非余故考辨以正之

釋億

說文云億安也此爲本義从人从意安者人之意也雖是諧聲亦兼會意左氏隱十一年傳不能其億昭二十一年傳心億則樂三十年傳盍姑億吾鬼神杜注竝云億安也安有樂義孟子安樂連文大雅韓姞燕譽燕譽即安樂也樂則氣盈故又轉爲盈小雅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是億亦盈也毛傳

謂萬萬曰億則與盈字不對失之左氏襄二十五年傳不可億逞逞與盈古字通左氏春秋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億盈連文億亦有盈滿之意言其欲不可滿盈也杜注以億爲度失之億又作意說文云意滿也億又通臆史記扁鵲傳唏噓服臆即愊臆也方言云臆滿也滿與盈義同數之盈者莫多於億億爲十萬亦爲萬萬詩伐檀篇鄭箋謂十萬曰億毛傳謂萬萬曰億蓋毛以大數言之鄭以小數言之也左氏云萬盈數也萬爲盈數則億之爲盈數不待言矣故又轉爲萬億之億億爲數之最大者故又轉爲大廣雅云萬大也萬爲大則億更爲大矣易震六二億喪貝六五億無喪有事億字皆當訓爲大象傳云大無喪也大字明釋億字王弼

注以億爲語辭誤傳以億爲度皆非是億爲大也億又通意史記吳王濞傳億亦可乎漢書億作意論語子絕四毋意毋必意在事先而逆料之故億又爲料度論語不逆詐不億不信是以億爲料度也億又通抑史記吳王濞傳億亦可乎億亦卽抑抑亦也億从意聲本當讀若意然意从音聲說文意从心从音音亦聲音从一聲說文音从言含一一亦聲故億讀若抑意抑一音後讀爲意斂讀卽爲抑詩以億與直特爲韻又與翼食爲韻从斂讀也